

# 春分里的西辽河

□李富

——

这一日，昼夜均分，寒暑相平。我站在老哈河与西拉沁河的交汇处，看两股水流如何完成一次迟到了二十七年的拥抱。

春分的水是瘦的。瘦得像刚从冬眠中醒来的蛇，扭动着透明的脊骨，在干涸的河床上寻找旧日的路。但它又是那样固执，固执得像一个走失多年的孩子，终于辨认出回家的方向。从大兴乡海流图村开始，它缓缓向东，穿过开鲁的田野，绕过科尔沁的沙丘，贴着双辽的边界，向着福德店的方向——那里，东辽河正等着它，等着完成一条大河最后的命名。

三百八十六公里。这是干流的长度，也是二十七年来，每一粒沙、每一株碱蓬、每一只鸿雁日夜盼望的距离。

二

风从燕山北麓吹来，带着黄土的气味。这气味是古老的，古老得像八千年前的兴隆洼陶片，像红山文化那枚著名的玉龙——它蜷曲着身体，仿佛也在等待一场春汛，好把自己重新浸泡进史前的波涛里。农耕与游牧在这里交汇，粟黍与牛羊在这里交替，长城与草原在这里互相打量了二十个世纪。

如今，打量这片土地的，是一条重新学会行走的河。

我看见水头了。在教来河口，在总办窝堡枢纽以下七十一公里处，在那些曾经只剩下龟裂泥皮的地方。水是浑黄的，带着老哈河的红土、西拉沁河的黑沙，带着上游所有水库存了一整个冬天的耐心。它走得并不快，像一个腿脚不便的老人，走走停停，停停走走。但在每一个停下的地方，都有芦苇的枯茎微微颤动——那是根在喝水，是埋藏了三年的种子在翻身。

三

春分的水，是有听觉的。

它听见了莫力庙水库干涸十六年后，第一滴渗水渗入库底的声音——那声音像婴儿的第一声啼哭，细小，却足以震碎整个库区的寂静。它听见了舍力虎湿地深处，

一株碱蓬从盐碱地里挣出地面时，根系断裂的声音——那声音像骨头在生长，带着痛的脆响。它听见了三十里外，一只雄鹰麻鸭降落在一滩新生的水洼里，翅膀收拢时搅动空气的声音——那声音像打开一扇久闭的门，吱呀一声，透进光来。

更远处，它还听见了辽代那两百万人同时开镰收割的声音。那一年，西拉沁河两岸粟米如山，漕船从潢水直下辽河，入渤海，转桑干，一直运到汴梁的街头。那时的人们不知道，一条河的丰沛可以养活一个王朝，而一条河的枯竭，也可以让一个文明退回游牧的毡帐里。

四

但春分的水，更多是沉默的。

它沉默地流过那些被数据标注过的地方：136000平方公里流域面积，449公里干流长度，375.3毫米年平均降水量。这些数字曾经是冰冷的，是论文里的注脚，是汇报材料上的表格。可当水真的流过去时，每一个数字都活了过来——136000平方公里里的每一寸，都在感受水的浸润；449公里里的每一米，都在记录水的速度；375.3毫米里的每一滴，都在计算自己落在哪一片叶子上，能变成几克粮食。

水利人管这叫“生态补水”。他们说，“引绰济辽工程对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他们说，要“精打细算调度好每一方水资源”。他们说，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与干旱的博弈。

五

在双辽市的河段，我看见几个老人站在岸边。他们的脸上刻着和河床一样的龟裂纹，眼睛里却闪着和春水一样的光。

“六七年了，”一个老人说，“从我退休那年断流，到现在整整六七年。我孙子都上小学了，没见过这条河真正有水是什么样子。”他指了指远处一座废弃的渡口，“我年轻时，那里能走船。木排子，运苇子，运柳条，运我们这儿编筐用的荆条。水大的年份，能一直放到福德店，放到辽河里头去。”

另一个老人接过话：“我爷爷那辈，这里还走过漕运。说是给盛京将军运贡米，红山下的谷子，颗粒大，油性足，熬粥能起三层皮。现在呢？谷子还在种，可河没了。河都没了，还叫什么西辽河？”

他们不知道我是谁，不知道我为什么在春分这天来着一条刚醒的河。他们只是需要一个听众，需要有人知道，在他们心里，这条河从来没有断流过——它一直在流，在梦里，在酒后的唠叨里，在每一个不下雨的春分。

六

春分的水，终于流进了通辽市区的河段。

这是它二十五年来第一次看见城市。它看见桥，看见灯，看见两岸新修的步道和广场。它也看见自己的河床里，那些曾经是河底的沙地被翻成耕地，那些曾经是河滩的地方盖起厂房，那些曾经是河湾的地方变成垃圾填埋场。它不说话，只是慢慢地浸过去，浸过去，让水一点点回到水该在的地方。

有一个孩子在岸边放风筝。风筝飞得很高，线绷得很直。他偶尔回头看一眼河水，偶尔又去看风筝。在他眼里，河回来是天经地义的事，就像春分这天，白天就该和夜晚一样长。

他不知道，为了这个“天经地义”，有多少人在这片流域上奔走、计算、争执、妥协，有多少水闸在深夜里悄悄提起闸门，让那一方水悄悄地、悄悄地，走向它二十七年前就该走到的下游。

七

春分，太阳直射赤道。老哈河源头的光头岭上，积雪开始融化。整个西辽河流域，十三万六千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所有的生命都在等一个消息——水来了。

水来了。在开鲁，在科尔沁，在科左中旗，在每一个曾经被标注为“断流”的地

## 霍林河印象(外二首)

□璞瑜

草浪不停揉碎自己的形状  
风在低处  
数着羊群如同捻佛珠

牧人变成淡白的剪影  
斜斜钉入地平线  
牧色的石块在月光里  
静静融化

云撒漫远古的沉默  
天空的蓝  
渐渐渗入眼窝  
成为清澈的钝痛

而更北的北方  
雪正缝补苍狼的图腾  
当篝火暗去  
我们终于听懂  
那些被风揉皱的契约

勒勒车的辙痕里  
野花突然举起细小的钟  
——敲响满天的星斗  
像未写完的传说

### 羊的恬淡

它们啃食整片天空的云絮  
把叫埋藏在青草味的低语里  
当风掀起自己的骨节行走  
群星是未归栏的露珠

牧人用长杆丈量天际  
量不完一朵影子的圆缺  
在石缝间慢慢酝酿  
把整个山坡嚼成绒布

晚照在犄角上踱步  
它驮着众多未降生的雪  
等候月光爬上脊背  
将叫埋进青草味的低语  
把身躯摊开作星群的路

当灌木丛开始背诵颂句  
它用反刍计算光的厚度  
那些未及落地的声响  
渐渐飘成深谷的钟

### 奶茶如雾

茶香是慢板的光晕  
奶沫在舌尖的悬崖  
堆砌云朵

我们坐在瓷杯的流域  
等一粒珍珠  
沉入棕色的深壑

这个下午就这样  
溺死在糖分的柔波  
汤匙搅动时  
所有声响开始虚化

吸管提起一截  
空蒙的寂静  
多年后仍在桌面  
渗出潮湿的印记

当暮色浸透窗棂  
我们眼里的雾气  
与杯沿蒸腾的曲线  
渐渐融成  
同一月亮

## 乡野之上

□徐瑞敏

田里油菜花开了  
能看出她是村姑模样  
她盛开地方  
总是藏着乡野轮廓  
若隐若现乡野里炊烟攀着树梢偷望  
挎着竹篮挖菜是谁家姑娘

这样的梦境总是辗转在他乡的床上  
梦里的乡野我一直也走不到头  
找不到来时路  
油菜花落了  
我的心会结满沉向乡愁……

墙上时间  
刻上一个名字，岁月  
截取了季节的景色

婚戒、手镯  
知道要发生的一切  
我问她是谁  
她一直都不肯说

后来，我才知道  
她其实是“一生”的作者

## 倾听(外一首)

□周雨轩

在草地上倾听、花开的声音，  
那些喧嚣不在。  
花开的声音只伴我一人，  
轻轻的我已入梦。

在柳林中倾听、月光的声音，  
那些纷扰离开。  
月光的声音只伴我一人，  
幽幽的我已忘情。

啊！忘却了粉墨世间，  
啊！抛弃了俗事尘缘。  
在这里倾听花开和月光的声音，  
还有什么求、还有什么愿。

### 看见

在这里，看见一朵花儿那样美丽，  
我心涟漪，相约花前，  
期待和你有一生注定的情缘。  
在这里，看见一棵大树那样神奇，  
我梦斑斓，相见树下，  
期待和你有一生不变的缠绵。

在这里，看见两只蝶儿飞在一起，  
我情如醉，与你依偎，  
盼望和你有一生最长的相恋。  
在这里，看见两匹马儿奔腾厮守，  
我愛如火，与你亲昵，  
盼望和你有一生最好的陪伴。

啊！在这里海誓山盟，  
从此你就是我唯一的红颜。  
啊！在这里风花雪月，  
从此你就是我唯一的永远。



绝活儿

张嘉海摄

西辽河

## 大漠长风起通辽

□岳占标

风自东方来，势如万马奔腾。  
你听——那不是风声，是通辽大地的心跳！  
你看——那不是云影，是科尔沁草原升腾的气象！

当晨光刺破西辽河畔的薄雾，当高铁银龙掠过科尔沁广袤的草原，当智慧灌溉系统在敖包苏木的万亩良田间无声蔓延……一种不可阻挡的力量，正从历史深处奔涌而出，浩浩荡荡，沛然莫御。这不是寻常的发展叙事，而是一场自改革开放以来跨越48载春秋的壮阔长征，一次扎根中国大地的制度性崛起，一曲由1700亿元GDP、2421亿元金融存款、34119元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共同谱写的人民史诗！  
通辽，这座曾以“哲里木盟”之名静卧

于东北边陲的塞外重镇，今日已昂首挺立于中国式现代化的辽阔疆场——她的脚步，铿锵如战鼓；她的目光，辽阔似苍穹；她的胸膛，搏动着—一个民族复兴的深沉节拍。

广袤草原，诠释着什么是通达辽阔。她让血脉贯通四方：23258.6公里公路网，是91倍于1952年的钢铁藤蔓，将阿鲁科尔沁的沙地小米、开鲁县的红干椒、扎鲁特旗的风电叶片，一并送入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澎湃脉搏；52.6部/百人的固定电话普及率，背后是5G基站覆盖所有苏木乡镇的数字基座，是“政务云”上秒批秒办的为民初心，是“一网通办”背后那张永不打烊的服务网络；  
她让绿色成为信仰：森林覆盖率从

8.9%升至23.78%，不是简单的植树造林，而是“三北”工程最前沿的生态战场，是西辽河流域综合治理的科学答卷，是“全国造林绿化模范城市”奖牌上凝结的三代治沙人的皲裂手掌与晶莹汗珠；  
她更让乡村重获尊严：敖包苏木的国家级节水高产高效技术集成创新园，不是实验室里的概念模型，而是物联网传感器埋进黑土、北斗导航犁开春墒、大数据平台实时预警病虫害的真实现场——在这里，“面朝黄土背朝天”正蝶变为“面朝屏幕背对科技”，“靠天吃饭”升华为“靠智丰收”。乡村振兴，不再是蓝图上的墨线，而是科尔沁大地上正在拔节抽穗的金色麦浪！  
区域中心城市地位的新提升，绝非地理意义上的区位优势，而是制度优势、治

理效能、文明厚度铸就的崭新坐标！  
通辽，从来不是地图上一个静止的坐标。她是跃动的火焰——燃自改革开放的星火，炽于新时代的熔炉；她是奔涌的长河——始于哲里木盟的涓滴，汇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浩荡洪流；她更是矗立的丰碑——以1700亿元为基座，以“共同富裕”为顶冠，以“全方位提速追赶、高质量跨越争先”为目标，镌刻着中国式现代化最生动、最坚实、最滚烫的篇章！  
大漠长风起，通辽正当时！



## 得意时别忘形

□刘景富

人生几近耳顺，从业三十五载，见过诸多人，通过太多事，环顾左右，回首往来，忽有顿悟，凝以言辞，有告慰之情，也有劝世之意，对错之间，择以选之，不必强人所难，或做茶余饭后笑料也未尝不可。  
大权在握时，不要动辄指手画脚，小心大权旁落时的众叛亲离、落井下石。要懂得，人们围着你转，是因为你手中的印把子，脑袋上的乌纱帽，屁股底下的那把椅子。“权有两刃”，为民则利，为己则害，其中有大小之分、有利弊之别，有人情世故、也有江湖道义，用对了就会掌声一片，用错了就会遗臭万年。如同鱼和熊掌

不能兼得，权和利也不可兼收，幻想双向得利、名利双收，早晚都会跌落深谷。有多大的权利，就有多大的风险，权和利的对等反噬这也是规律！  
高高在上时，不要轻易目空一切，防止虎落平阳时的树倒猢猻散、墙倒众人推。“山高我为峰”，站得越高，确实看得更远，说的是情怀和眼界，不是忘乎所以。不妨间或向下瞅一眼，看看脚下的芸芸众生。要清楚，脚下的那帮人，才是你登临高处的垫脚石、跌落下来的减震垫，离开这些人，站得高摔得也重、伤得会更重。物理的重力加速度，在职场同样适用！

财运旺盛时，不要率性而为，充满“铜臭味”，要防止一穷二白时的穷在闹市、未告无门。“财大不必气粗”，有钱应该是一种底气，但不可以是戾气；有钱本无可厚非，首要的是更应该有胸怀、有格局、有心地。盛气凌人大可不必，金钱也不一定能够摆平一切，纵观古今，“贫贱不能移”的也大有人在。最好心存点善念，有点人性，“为富不仁”不应该是富有的价值取向。财富赋予了人情和温度，才算是真正把握住了“分”“毫”的初心和本真。  
时运旺盛时，切莫“目中无人”，也不要环顾左右而无他，千万要记住那些风雨

兼程的同行者。你的成功，从来不是偶然的“不期而遇”和“凭空掉落”，是同修人的热情和执念共同点燃的佛光普照，是真诚善良团结苦尽甘来共同修成的正果。要心存感恩，守在路边点燃几堆篝火，温暖一下身后朝拜者的寂寞；要主动伸出手，帮一帮那些满眼期盼、求告无助的善士；要知道，微不足道的一点渔火、可能会燃放一片光热，可有可无的一丝关爱、可能就会救下一个不灭的希望。释放一点能量，送人玫瑰，手有余香，这何尝不是一种善行！

